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有意思的人

袁炳发

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后,高高大大的张三沉着脸走进来。进入办公室后的张三,给自己的杯泡上一杯茶,然后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,东张西望。

见我们没有与他搭话,张三就对我们说:“今天我真他妈的晦气,在公交车上,钱被人偷了!”

我们听后,大惊,行事一向谨小慎微的张三,怎么会被人偷了呢!大家都放下手里正在忙着的业务,抬起头挺认真地看着张三,似乎想从张三脸色阴沉的程度,判断出张三失窃的数目大小。

看一会儿张三,大家就判断出,张三失窃的数目一定很大,不然张三的脸色不能阴沉到再不能阴沉的极限了。

李四就问:“张三,你被人偷的数目一定很大吧?”

张三并未立即回答,他不慌不忙,拿过杯掀开盖子,用杯盖拂了拂飘在上面的叶子,把杯子凑到嘴前,“嘘”地吸了一小口。之后,张三皱了皱眉,说:“失窃的数目大小倒无所谓。只是一想这事,就他妈的叫人特闹心!你们想一想,我这么大一个人,怎么能像小孩子一样粗心大意。”

王二说:“是呀,个子那么高,像根电线杆子,怎么能说叫人掏就掏了呢?真是个窝囊废!”

李四跟着重复说:“真是个窝囊废!”

我接话说:“你们就别火上

浇油了,谁还没个闪失呢!俗话说,淹死的往往都是会水的!”

李四白了我一眼说:“切,你这话有点不搭,淹死人和被偷怎么能扯到一起,太牵强了。”

李四说完,大家就都不语,都又埋头处理眼前的各自业务。

张三又跷起二郎腿,东张西望。张三端着茶,慢慢地喝。喝着,张三说:“我被掏了钱事小,小偷的光天化日之下,如此胆大妄为是个大事!我担心的是,长此以往,社会环境怎么能安定和谐?”

我等听后都未抬头,都各自继续忙着自己业务的事。

这期间,张三去了一次厕所。

张三从厕所回来后,又开始说:“我怎么想都觉得被偷这事有些那个。丢钱事小,我担心的是,长此以往,社会环境怎么能安定和谐?”

这时,李四抬起头,皱皱眉头说:“张三先生,您不是给我们几位做会议报告吧?”

张三摇摇头,握紧了的拳头一下砸在办公桌上,对李四说:“别讽刺我!我不是做什么会议报告,我是说这个事,我是觉得这个事憋气呀!”接着又说:“这叫什么事呀!平白无故站着被人偷。他奶奶的小偷,别让我抓住,抓住就是个杀手。”

王二说:“张三,你不要这么气愤,生活给我们光明的同时,也会给我们黑暗,这很顺应社会

离不开明海。

村子里的人很少了,剩下的也都是老人,过去还有孩子,现在孩子也大多带城里了,村子里的学校不行,没人气,越办越差。学校不行,孩子自然留不住,没孩子的村庄,变老了。

留在村子里的人,明海和芝子算年轻的,六十来岁,还在年头上。

芝子袖着手把窗户关上,明海没撑着,帮芝子关窗户。

芝子发话了,说:出去走一趟,消消食,也看看村子里的老几位,要下雪了,吃的,用的,好好看看。

明海“嘿嘿”笑,应允了。

顶头风吹得人眼睁不开,是要下雪了。

明海仄着身子走路,风刮得人耳朵疼。村子不小,在家户又稀巴巴的,大多数人家都铁匠把门,风把门打得“啪啪”响。明海到的第一家是大彪爷家,大彪爷快八十岁人了,一人在家守着,儿孙们忙着挣大钱呢。

大彪爷坐在门口,任凭风将白发吹得乱糟糟的,如一个雕塑。明海多远就喊:彪爷,不冷呀。大彪爷咳了声,说:不冷,我等着天空飘雪呢。

明海心一怔,也等雪?明海走进了大彪爷的家,米、菜、油、气、电都放好的,吃穿住都没问题。

大彪爷发话了:社区人来

发展的规律,不足为奇呀!”

张三听了,很不服气地摇摇头,说:“不足为奇!没那个理儿,以后我就准备改行当警察,非整治整治这种站着就能被人偷的现象。”

李四说:“张三你嚷了半天,我们还不知道你被人掏去了多少钱呢?”

王二问:“张三,你被人掏去了多少钱?”

我也问:“张三,你被人掏去了多少钱?”

张三答:“不多,一元,衣袋里就那一元钱了。”

我们都愣了,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了。

其实,张三被人掏去一元钱,就这么气愤,这么沉不住气是有缘由的——他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,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。这样讲吧,如果允许,张三可以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

实际上,张三不是一个没钱的人。他父亲去世时,张三继承父亲的遗产近几百万元,可就是这么一个有钱的主,一身衣服一双皮鞋,能穿上十几年不换。

李四说:“张三有钱等于没钱。”

王二还曾经当着张三的面,给他讲过守财奴的故事:有个守财奴变卖了他所有的家产,换回了金块,并秘密地埋在一个地方。他每天走去看看他的宝藏。有个在附近放羊

的牧人留心观察,知道了真情,趁他走后,挖出金块拿走了。守财奴再来时,发现洞中的金块没有了,便捶胸痛哭。有个人见他如此悲痛,问明原因后,说道:喂,朋友,别再难过了,那块金子虽是你买来的,但并不是你真正拥有的。去拿一块石头来,代替金块放在洞里,只要你心里想着那是块金子,你就会很高兴。这样与你拥有真正的金块效果没什么不同。因为你拥有那金块时,也从没用过。

当时,张三听了这个故事,还打了王二一拳头。

在我们下班时,张三没走。他告诉我们说,他再坐一会儿,再想一下今天公交车上他为什么被人偷了一元钱。

我们听了掩嘴偷笑,离开了办公室。

翌日,上班后,王二拎过电水壶去烧水,却突然不见了多项电源插排。

大家就找,终未找到。

王二说:“怪了,昨天下班时还在。”

李四说:“谁最后走的?看见没?”

大家就把目光一齐射向张三。

张三就怯着眼神,说去上厕所后,就走了。

张三走后,我们一起笑。笑后,我们也像张三昨天那样,往死地骂了一阵子那个小偷。

麻四哥和明海对着门外吸烟,烟雾向外飘,和外面的雾气混合,蔚蓝色,有些特殊,有些好看。

麻四哥说:要下雪了。明海说:在路上,快了吧。

麻四哥和明海都把目光投向远方,天空雾茫茫的,飘向远处的路断断续续的,但路眼还是明明白白的。

天暗下来了,麻四哥留明海喝上两杯,明海摇头,说:不了,不了,再转转。

明海在村子里转了一圈,留有老人的户都一一到了。明海没看到缺吃、少穿的,过冬的货都备得足足的。货是儿女们买回的,快递到村了,儿女们百里、千里的,也能将吃的用的送到父母家。社区也给老人送东西,东西不多,却暖暖的。

明海见着的老人,有一样是共同的,都眼巴巴地在盼着下雪,开着门窗等待一场雪。

明海脚步有些沉重,芝子为明海整了整衣服,张口想问,明海抢先说了:好好的,都在等着一场雪呢。

芝子愣了下,转身把关了的窗户打开。

雪就快下了,积雪的路上,会有一行行脚印向村子里走来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等待一场雪

张建春

明海把窗子全部打开,让寒风灌进来,把目光向高高的天空投去。云在天空停滞,风扭来扭去,明海看它们,如在看一本书。

明海在等待一场雪。

老伴芝子不高兴了,说:大冷天,不嫌西北风咬人?说完缩了缩脖子。

明海搓着手笑着说:几年前,这天还不挑担粪浇麦浇菜?娇的。

明海说的是实情,几年前,家中老老小小的承包地,都是明海和芝子种,一菜一稻,一年忙到头,大冷天油菜、麦子还要浇。好在土地流转了,地让公司拿去种,明海和芝子也能歇下来。

明海和芝子都六十岁朝上人了,但身体结实得很,田里的活干得动,土地归了公司,许多神不要烦了,甩手当个农业工人,按时上下班,一身的轻松。

明海和芝子收入不错,地有租金,下地干活有工资,当天完当天结算,钱发手机上,嘀的一声,也是一摔两响,不扯皮。

一儿一女进了城,在城里买了房,孙子们都上小学了,小日子过得不错。芝子去城里带过好几年孙子,孙子带大了,上小学了,又转身回到了村子。

芝子回村,是为了明海,老来伴,明海离不开芝子,芝子也